



资料图片

巫山神女

□蔡康

前些日子参加单位退休支部组织的山区采风,路上大家说起三峡,说起神女峰,问我是不是去过。我说去过,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的事了。

记得那次是去湖北文联参加一个活动,活动结束后东道主安排大家去长江三峡。既然去三峡,便很想看看高高在上的巫山神女。虽然我知道那不过是一个近似人形的山峰,但想想古往今来有那么多人翘首仰望、深情注视,即使是坚硬冰冷的岩石,大概也平添了几份温馨和灵气。

我们是从奉节(即过去的白帝城)坐船去江陵的,正巧应了李白“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诗句。奉节至江陵地图上标明是350多公里,也就是700多里,李白说的“千里”大概是一个约数。现在这段路程坐船一天一夜还不够,我猜想那时的长江水流一定比现在湍急(听说造了葛洲坝水流缓慢了许多),所以李白乘坐没有机器动力的木船也能“一日还”。站在长江轮的甲板上看过去,两岸仍有些荒凉,但猿声是无论如何也听不到了。

我们是下午上船的,原以为天黑前能经过巫峡。没想这条有上下甲板的长江轮是客货混装船,中途装了两次货,竟耽搁至日落。大家颇觉扫兴,为自己与神女无缘而遗憾。然而老天帮忙,船过巫峡时月亮从云层中钻出来,给黑色的群山披上了银色的清辉。于是朦胧迷离中似乎另有一种意境,别有一番情趣。大家都挤在甲板上,翘首等待期望中的神女如期光临。

终于看到一个耸起的山峰,有点人形,只是腰粗了些,不似妩媚的女子,更像威武的勇士。但我想,既然是山峰大概只能讲究神似,于是惊呼神女。顿时招来一大群脑袋。可马上有人指正,说这个不是。接着又看到一个更像人形的山峰,又惊呼,又遭否定。如是者三,气馁了不少,也谨慎了许多。尔后看到有酷似者,便在心里说,这个或许就是神女了吧?

这时有貌似老乘客的人慢吞吞地从舱里出来,笑我们说,还看

什么,神女峰早过了。过了?那么神不知鬼不觉?是怕我们惊醒了这千古的闺梦?

江风挺大,我们正准备回舱里去。没想到上层甲板上一个似乎更有把握的人伸出头来说,神女峰还没到呢!于是大家的兴致又高了,继续站在船栏边指指点点,并把神女的称呼慷慨而自信地送给岸边众多的山峰。在大家的七嘴八舌中,巫山仿佛一时诞生了无数遥相呼应再也不会寂寞的神女。

然而神女越多,就越分不清真假,分不清哪个是名副其实,哪个是冒名顶替,何况现在不是阳光明媚的白天,而是月色朦胧的夜晚。终于只是看了许多奇形怪状的岩石和山峰,哪个是神女只有各人自己选择、判断和确定。答案是明确的:巫山有一个神女。

在我第二次上甲板时,那里只留下一个姑娘。我记得我和同伴出来看神女的时候,她已站在那栏杆旁了。现在大家都回船舱了,她还站在那里默默地仰头看着。我看看岸边,整个巫峡都快过去了。

你是第一次来三峡?甲板上已没别的人,我知道她在问我。我点点头说是的。她说她也是,特地从北京赶来的。她问我,你看到神女了吗?这次我不知道该点头还是摇头。她说她看到了,像极了,真的,很迷人很孤独的样子。我不忍心告诉她我听到的最新消息,是一个穿制服的船员说的。他说我们都搞错方向了,神女峰在船的另一边。我说,独自在山上站了这么多年,肯定是孤独寂寞的。同伴在舱里大叫,说下午的牌局尚未分出胜负。其实我此时对神女的兴趣远远超过打牌,但在不断的催促中,我只得向似乎对神女的话题也意犹未尽的她摇摇手说再见了。

我真的看到神女了吗?关于这个问题从三峡回来后一直缠绕着我。朋友问起,我说看到了。于是他们说,得赶紧找机会去一趟,说以后想看也看不到了。我不知道到是不是真的看不到了,但我想只要那个美丽的传说还在,只要人们心中的那份柔情和对美好的向往还在,巫山神女就永远不会消失。

诗人的绰号

□和风

我国诗歌文化源远流长,优秀作品灿若星辰,并留下众多千古名诗名句,其中诗人的绰号也独树一帜,摇曳生辉。

大诗人李白嗜酒成性,一生作诗无数,他的诗歌经常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,给人以豪迈奔放、飘逸若仙的意境。台湾诗人余光中曾说,李白酒入豪肠,七分酿成月光,余下三分啸成剑气,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。足见在余光中眼中,如果没有李白,盛唐的诗坛将会黯然失色。人们就给李白起了个“诗仙”的绰号,很符合李白的气质。

出身名门望族,后因父亲早逝导致家境败落的李贺,生活穷困潦倒,且一副瘦骨嶙峋的模样。他诗风诡异,如“鬼灯如漆点松花”“百年老鸱成木魅”“楚魂寻梦风飏然”“嗷嗷鬼母秋郊哭”“回风送客吹阴火”等,连去世的钱塘名妓苏小小,李贺在祭奠她的诗中,也全是一派凄迷的景象,刻画了苏小小飘忽不定、若隐若现的鬼魂形象,因此被人称为“诗鬼”。

王维的诗歌受佛教影响明显,如《叹白发》一诗,有“一生几许伤心事,不向空门何处销”的悲观表述。到了晚年,王维长斋奉佛,衣不完采,抒发“晚年惟好静,万事不关心”的心境,被称之为“诗佛”。

唐朝的诗人成千上万,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也不在少数,譬如崔珣、郑谷等。但崔珣和郑谷却凭借一首诗或者一句诗,分别被世人称为“崔鸳鸯”和“郑鹧鸪”。崔珣的绰号出于他创作的《鸳鸯诗》,全篇七绝律诗八首,却有17处出现“鸳鸯”两字。而唐代诗人郑谷则以一首《鹧鸪》诗,成为“郑鹧鸪”。《鹧鸪》一诗并没有对鹧鸪作工雕细镂的描绘,而是通过写鹧鸪嬉戏活动及与山鸡的比较,使鹧鸪的啼鸣成了春闺中女子的相思曲、天涯游子的断肠歌。

诗人的名诗名句,大都是长期积累和艰苦磨炼的结晶,“诗奴”贾岛认为诗歌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,始终践行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的理念,苦行僧般地写诗,这才有了“鸟宿池边树,僧敲月下门”的名句。被称为“诗囚”的孟郊,也以精思苦吟著称,他注重造语炼字,追求构思超常,把诗歌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他的《游子吟》一诗全篇30个字,全是人性的大爱和慈孝,其中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,成为千古绝句,为人们世代吟咏。

给诗人起绰号的风气,延续千年。被誉为“千古第一才女”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,有许多雅号

别号,她的创作擅长以瘦入词:“新来瘦,非干病酒,不是悲秋”“莫道不销魂,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”“知否,知否?应是绿肥红瘦”。词中“三瘦”凄婉、含蓄,被后世称为“李三瘦”。

北宋词人张先,在其《行香子》一词中,有:“心中事,眼中泪,意中人。”被人称为“张三中”。谁知张先得悉后,主动说还是叫我“张三影”吧。为何?张先得意地把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“帘押残花影”“坠轻絮无影”三个词句显摆出来,大家一看,果真是佳句,于是改称他为“张三影”。后来,又有人发现张先的《咏孤雁》词不错,就喊他“张孤影”。最后又挖掘到张先写过野花诗10首,索性称他“张野花”了。张先也算是开了词人有多多个绰号的先河。

取诗人作品中出彩之名为绰号,其例子有很多。如清代考生管水初在《春日即事》考卷上作了“两三点雨逢寒食,廿四番风到杏花”的诗句。考官看了,赞口不绝,认为他写尽了春景之妙,便称他为“管杏花”。

还有的绰号送给诗人,其实已具“文学批评”精神。身处唐末大分裂时代的王仁裕,在仕宦生涯的同时,勤勉治学,赋诗作文。他“有诗万余首,勒成百卷”,可谓是高产诗人,但光是勤奋,却出不了精品,于是人们送了“诗窑子”的绰号给他,意思他搞的是批量发售。

除此之外,也有绰号表达了一种被唾弃的意思。唐代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李益,诗风雄豪清秀,是中唐边塞诗的代表诗人,有过“不知何处吹芦管,一夜征人尽望乡”这样的名句。但是,李益性格多疑,为人苛刻,并用接近现代刑事侦查的手段,在自家门口、窗户撒上灰,来防止妻妾有外遇。李益就被人起了“妒痴”的绰号。后来,人们干脆用他的名字,命名一种多疑成癖的病,叫“李益疾”。



AI生成图